

野

獲

編

野獲編卷九目錄

內閣

閣臣進御筆

江陵震主

江陵家法

江陵二鄉人

劉小魯尙書

三詔亭

宰相對聯

爲李南陽建坊

內閣稱大人

貂帽腰輿

詔附失利

江陵始終宦官

相公投刺司禮

言官論人

浙閩同時柄政

閩縣林氏之盛

沈四明同鄉

李溫陵相

東西王李

太倉相公

親書奏章

王文肅密揭之發

元旦詩

五七九傳

閣臣致政迥異

元老堂名相同

古道

不願拜相

宗伯大拜

太宰推內閣

宰相朝房體制

冢宰避內閣

閣部重輕

大老居鄉之體

兩殿兩房中書

書辦

仁智等殿官

異途中書初授

野獲編卷九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緝

內閣

閣臣進御筆

今上四年六月江陵張公爲首揆進閣中所藏世宗御筆聖諭六十三道御製四十四道聖製票帖七十道又纂修館中得親批本章共六十三本進之于上時張公新被御史劉臺糾劾說者謂怒劉入骨恨其未置極典因以世宗刑戮言官諸事導主上威嚴雖借口法祖實快己私也至十六年三月閣臣又進閣中舊藏太祖御

筆七十六道以呈御覽時吳縣申公當國其次爲歙縣
許公太倉王公是時朝講漸稀內外亦漸否隔說者又
謂諸公以此歆上欲如高皇召對勤政講學其意甚美
竊謂兩說或出臆度未足深信然雲漢天章畱之秘閣
使輔臣不時展閱可以警策心魂且見祖宗朝君臣一
體泰交之盛今盡登禁掖譬猶六丁取歸天上使人間
永絕見聞豈不可惜當時揆地諸公或自有深意乃藿
食之見則如此

江陵震主

今上初元嚴重江陵不必言矣至後大婚聖齡已長偶

被酒令小闌唱以侑之闌辭不能上倚醉拔劍斷其纒
角羣豎膚訴於馮保保奏之慈聖次日召上訴詰甚苦
至有社稷爲重之說上涕泣謝過爲手詔尅責以賜江
陵而璫保因得中其所仇孫海客用謂二人引誘江陵
條旨俱謫淨軍發南京種菜亦可已矣江陵復再疏推
廣保說謂太監孫德秀溫泰周海俱諂佞當斥三人亦
保之素嫌者上不得已允之受遺元老內挾母后以張
威下迎權璫以助焰要挾聖主如同嬰孺積忿許久而
後發其得禍已晚矣客用久居金陵與縉紳大夫遊先
人同年朱虞葑

廷益

爲南京大理寺丞談次每稱其賢

朱愿樸君子言當不妄弇州首輔傳謂上手刃馮保養子二人以致慈聖大怒此一時傳訛其實不然客用逐後不數年馮保亦籍沒以奉御居南京無聊思歸乃具奏遣家奴馮繼清哀祈於上求放還爲言官所聚攻上命南法司究問云客用爲之設謀乃謫保充淨軍笞用八十仍着伍事見南司寇姜寶疏中蓋二璫晚途復合矣

江陵家法

江陵相怙權時其家人子游楚濱最用事卽世所謂游七者縉紳與交懽其厚者如昆弟有一都給事李選雲

南人江陵所取士也娶七妾之妹爲側室因修條壻之
好一日相君知之呼七撻數十呼給事至面數斥之不
許再見因召冢宰使出之外次日卽推江西參政矣江
陵公當震主時而顧惜名教乃爾此等事豈可盡抹殺
時給事李宗魯亦娶游七妾之姑與李選同外補僉事
亦江陵傳示吏部。江陵教子極嚴不特各省督撫及
各邊大帥俱不許之通書問卽京師要津亦無敢與往
還蓋欲諸郎君繼小許公事業預養其相望耳

江陵二鄉人

江陵在位時附麗者雖衆其最厚密戚無過承天曾大

司空

省吾

夷陵王少宰

篆

二人其後並削奪追張氏寄

頓賊物狼籍萬狀然兩人品實不同曾所至有聲績撫
蜀尅平九絲冬曹亦著勞勩卽在相門未始傾陷一人
王則狡險貪橫真名教所棄曾不幸與同科受禍世多
惜之方上月林同張誠往楚籍沒時曾具方巾青袍入
謁於後堂上與揖而送之王則囚首楚服口稱小的言
詞佞而鄙上與張怒咎二十而遣之陸五臺不平謂沈
繼山曰天下亂矣那有少宰決臀之理沈笑曰公善爲
之不然行且及矣時陸正爲少宰也此雖一時戲言亦
足爲千古至戒按曾爲江陵所厚復以平都蠻功受知

曾之父陽白名璠後其子二科登壬戌進士以參議告歸受乃子一品之封世甚榮之及敗時則陽白尙在堂與江陵太夫人同一光景王夷陵旣奪官子之鼎之衡亦削鄉舉籍獨享壽考聞至今尙無恙

曾號確菴王號少方

劉小魯尙書

劉小魯 一儒

先大父同年進士亦夷陵州人與江陵相

兒女姻也當江陵炙手時劉獨退避居冷局張謂有意遠之已不相悅每遇其行法嚴刻及刑辱建言者輒苦口規之遂大矛盾滯南京貳卿數年不遷江陵敗言路交章慰薦始晉南大司空尋自免去後再起遂不出其

長子名戡之少年美丰姿有雋才爲婦翁所器愛嘗赴省試江陵授意主者錄之乃翁聞之令謝病不入闈江陵大怒後以任子得官今爲戶部郎○戡之字元定與予善其內子爲江陵愛女貌美如天人不甚肯言笑日唯默坐或暗誦經呪問此經何名不對也歸劉數年一日跌坐而化若蛻脫者與所天終不講衾裯事竟以童真辭世蓋與雲陽雖顯晦異迹其爲異人一也

三詔亭

江陵以天下爲己任客有諛其相業者輒曰我非相乃攝也攝字於江陵固非謬但千古唯姬旦新莽二人今

可三之乎庚辰之春以乃弟居謙死決意求歸然疏語
不曰乞休而曰拜手稽首歸政則上固儼然成王矣晚
年亦自知身後必不保其辭楚按臣朱璉建亭書曰作
三詔亭意甚厚但異日時異勢殊高臺傾曲沼平吾居
且不能有此不過五里舖上一接官亭耳烏睹所謂三
詔哉蓋騎虎之勢自難中下所以霍光宇文護終於不
免曩陽子稱江陵爲一世豪傑太倉相公駭而信之故
入都不復修卻反加調護亦用化女之言也

宰相對聯

江陵盛時有送對聯詔之者云上相太師一德輔三朝

功光日月狀元榜眼二難登兩第學冠天人江陵公欣然懸於家之廳事先是華亭公罷相歸其堂聯云庭訓尙存老去敢忘佩服國恩未報歸來猶抱慙惶雖自占地步然詞旨謙抑勝張之誇詡多矣往年殷厯城罷相在里張江陵以宋詩爲對聯寄之曰山中宰相無官府天上神仙有子孫蓋諛與嘲各半頃者沈四明謝事居家則直用李適之語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又今相國福清公邸中所粘桃符則云但將藥裹供衰病未有涓埃答聖朝尤爲渾雅他宰相翟諸城嚴常熟申吳縣諸堂聯則陳眉公已記之矣。江陵公初賜第於鄉

上御筆親勒堂對曰志秉純忠正氣垂之萬世功昭捧
日休光播於百年可謂異典極褒至癸未籍沒則并第
宅不保矣但對聯爲御製御書不知當時在事者何以
處此。嘗於都下見一罷閒中貴堂中書一對云無子
無孫盡是他人之物有花有酒聊爲卒歲之歡又全用
南宋宰相喬行簡詞中語此輩亦知達生如此

爲李南陽建坊

江陵公之奪情也爲五賢所糾且引故相李文達賢爲
比一時京師傳寫羅彝正舊疏爲之紙貴江陵志甚追
詈羅倫小子彼何所知尋以葬父歸過南陽檄彼中撫

按爲文達建坊表其宅里亦猶秦檜之屢用有官者爲
狀元以明其子燬之非倖同一心事也然歐陽永叔與
胡明仲俱宋世大儒歐陽五代史屢致意於義子家人
以申己濮議之正胡作讀史管見但遇母子間事必再
三辨論則以當年不喪生母爲世所嗤也古賢已如此
何況江陵公

內閣稱大人

先大父以今上初元之冬從四川少參服闋謁補時江
陵公新得國以位業自矜重對客不交一言先大父隨
衆謁於朝房張忽問曰那一位是沈大人先大父出應

曰某是也江陵因再揖更無他語而別蓋素昧平生不知何從見知而有此問先大父尋補山東轉陝西而歸江陵始終在事別無他留意也近問之藩臬諸公則政府欸洽深談呼公呼丈者多矣更不聞有大人之稱

貂帽腰輿

京師冬月例用貂皮煖耳每遇沍寒上普賜內外臣工次日俱戴以廷謝惟近來主上息止此詔業已數年百寮出入省署殊以爲苦而近閣輔臣爲甚蓋侵晨向北步入朔風務面不啻霜刀蹣跚顛躓數里而遙比至已半僵矣蓋賜貂之日禁中例費數萬緡故今上靳之然

又有異者張江陵當國以餌房中藥過多毒發於首冬
月遂不御貂帽大臣自六卿至利道每朝退見閣必手
摘煖耳藏之江陵亦不以爲訝此已拜賜而違命不用
者又嘉靖中葉西苑撰元諸老奉旨得內府乘馬已爲
殊恩獨翟石門夏桂洲二公自製腰輿舁以出入上大
不擇其後翟至削籍夏乃極刑則此事亦撥禍之一端
也此未得賜而違命擅用者宰相爲百辟師表而自行
其意如此功名安得終○四明杜門時歸德公已老偶
獨進閣正值嚴寒項繫回頸冠頂數貂而涕洟垂鬚盡
結冰筋儼似琉璃光明佛真是可憐若西苑路本無多

自無逸殿直廬至上齋官不過步武間卽寒暑時乘馬
皆可何必腰輿

諂附失利

戊寅江陵自京師歸葬及自荊州還朝其以異禮事之
者無不立致尊顯惟真定知府錢普以嗜味進最爲當
意又造步輦如齋閣可以貯童奴設屏榻者江陵甚喜
將酬美官以資淺稍緩錢丁艱歸里比公除則江陵已
歿次年癸未外計竟以不謹罷斥毫不沾酬報也又初
奪情時南北大小臣僚保留其同年陳瓚者北直獻縣
人時以左都御史領西臺謀率九列保之會其病亟遣

人以姓名傳送同事者謂必登疏且待此以暝更囑我
爲獻縣之陳瓚非南直之陳瓚蓋一時有一人同名同
爲常伯慮其或誤耳未幾瓚病去位旋卒得諡簡肅近
年郭江夏議奪諡者五人瓚居一焉雖議不行而事已
流傳汙史冊矣亦何利之有。錢有文學居官亦無穢
狀卽獻縣之陳所至以廉潔稱一時失計生平盡喪真
足可惜

江陵始終宦官

江陵之得國也以大璫馮保力海內能訟言之至其前
後異禮皆假手左貂卽就奪情一事而言其始聞喪也

上遣司禮李佑慰問於邸第兩宮聖母則遣太監張仲舉等賜賻近侍孫良尙銘劉彥保李忠等賜酒饌其子代歸治喪則司禮魏朝偕入楚營賜域其身給假歸葬上遣司禮張宏郊餞司禮王臻賚帝賚忠良銀記賜之聖母則太監李用賜路費牌子李旺賜八寶充賞人用其還朝也上遣司禮何進迎勞郊外其太夫人就養也則上所先遣魏朝伴之入京上又命司禮李佑郊迎聖母則遣謹柯陳相賜衣飾珍異又命太監李琦等郊迎之至其除服卽吉上使司禮張宏引見於慈聖仁聖兩宮旋使宏侍賜宴其滿十二年也又遣司禮張誠賚

敕褒諭至其歿也又遣司禮陳政護喪歸蓋一切殊典皆出中貴人手而最後被彈以至籍沒亦以屬司禮張誠豈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乎若高新鄭之入相則初以李芳繼以陳洪孟冲而其敗也又以馮保然奏疏中未至臚列內臣姓名如江陵公刻稿之備也仕無中人不如歸耕自古然矣

相公投刺司禮

弇州觚不觚錄云江陵相公謁司禮馮璫投晚生帖此語最爲孟浪予不敢信馮保勢雖張然一唯江陵指麾所以膠漆如一人者僅以通慈聖一路耳何至自卑如

此先人以史官教習內書堂馮逐而張誠代之矣其往還俱單紅帖彼此稱侍生則揆地可知矣

言官論人

張江陵身輔冲聖自負不世之功其得罪名教特其身當之耳昔韓侂冑首至金國完顏氏葬之諡曰忠繆侯謂其忠於謀國繆於謀身今江陵功罪約略相當身後一敗塗地言者目爲奇貨如楊御史四知者追論其貪謂銀火盆三百架諸公子打碎玉盃玉杯數百隻此孰從而見之又謂歸葬沿途五步鑿一井十步蓋一廬則又理外之談矣其上柱國勛銜雖會加而不受至歿後

遂以爲贈乃云生前曾拜以實其無將之罪更謬之甚
者又云今日皇子誕生加恩大臣使居正而在必進侯
伯加九錫矣從來後宮誕育未有恩及宰輔者有之實
自江陵身後始有識者頗以爲非然則楊何不明糾當
事之政府而追忖朽骨之權臣也疏上而籍沒之旨下
矣楊以此附正人歷巡方數任至拜大理左少卿而爲
給事王希泉德完所擊指爲朱璉王篆餘黨反面賣直
并及他穢狀調外去至癸巳大計以不謹罷距抗疏時
十年矣又如戊申年一禮部郎論首揆朱山陰十二大
罪其事之裝飾不足言至謂礦稅棍徒皆其家人所得

禦人之貨盡歸朱私橐此則舉朝所不信而又指及其
座師李晉江且并暗摘其門生詞林以杜後日大拜此
又自有人授指然亦不怨矣此疏初上一時耳目亦覺
振動後漸爲人所覺卽被彈章至辛亥大計亦坐不謹
斥距抗疏時止三年耳戊申以後新咨命下瓦缶亂鳴
攻太倉晉江未已而攻崑攻湘者四起有所謂單打雙
敲之說或云紅廟設誓或云關廟歃血或云抱太倉靴
脚慟哭不唯聖主厭聞而邸報抄傳俱相示以滋席間
談柄供酒中笑謔董思白太史目之爲活水潄傳信然
哉○癸未甲申間南給事劉一相御史丁此呂論詞臣

高啟愚舜命禹題高坐削官奪告身丁謫去後至大參
乙未大計以不謹斥孫富平復追劾之坐遣戍劉尋以
前任知縣謫典史歷任至副使庚戌大計富平再起掌
銓亦以不謹罷之

浙閩同時柄政

自今上乙酉進王太倉於文淵閣而先任申吳縣許欸
縣同爲南直人最爲奇事然末相王山陰則晉人也至
丙戌山陰憂去申許王三公同事者三年而山陰始復
起此後則戊戌之秋次揆張新建得罪去首揆屬趙蘭
谿次揆爲沈四明兩公俱浙人同事未幾趙卧病邸第

不入閣四明獨相然列名元輔每進疏揭仍以趙冠之
凡三年而蘭谿卒於位又至戊申之冬則首揆朱山陰
卒而首揆屬李晉江次揆爲葉福清兩公俱閩人同事
而晉江已先遷真武廟待放不復還寓福清獨相其進
疏進揭仍列李名於首如往事凡二年而晉江始得請
謝政前後浙閩四公俱同鄉同年並相而爲首者俱見
扼不展蓋途徑趨向本不相謀卽桑梓猶胡越也欲如
乙酉丙戌間三相同心不可得矣

閩縣林氏之盛

弇州紀盛事謂閩縣有南京兵部尙書林瀚瀚子南京

禮部尙書庭機機子南京禮部尙書燦三代六卿在本朝只一家又俱係詞林俱爲祭酒以爲絕盛矣其後燦弟煙又拜南京工部尙書而瀚長子庭楫又先爲南京工部尙書蓋三世昆季共五人俱登八座壽考令終無公私之譴且四人得諡恐前代亦未有若父子宰相則有南充陳文端以勤子文憲子陞本朝僅一家亦弇州所未及紀也○近日餘姚孫燧以副都御史死事贈尙書燧子陞禮部尙書陞子鑰吏部尙書鋌禮部侍郎銓太常寺卿鑛南京兵部尙書亦堪並美林氏

沈四明同鄉

沈四明在事與西北不洽固也而待同鄉尤薄時浙之

名碩惟沈繼山

思考

尤著特以與孫富平相構久不出

壬寅冬沈歸德爲次揆初抵任兩人交尙未離一日謂

四明日公之里人又貴同年如沈繼山司馬者宜亟用

之吾同里門人之呂新吾

坤

亦宜一出四明怫然曰呂

之當起不必言若沈司馬者吾不敢聞命事遂已蓋呂

司寇爲富平所厚與沈司馬爭爲太宰同罷四明方欲

結歡西北故抑司馬以伸司寇究之司馬絀而四明仍

不爲西北所與也時四明最善者如蜀人錢給事

夢皋

張御史

似渠

齊人康御史

丕揚

若浙人則有陳官允

之

龍姚給事

文蔚

鍾給事

光斗

賀吏部

煥然

俱稱契厚然

自以聲氣相引重非關桑梓也

李溫陵相

丁未歲閣臣獨朱山陰一人尙未得稱首輔上起故相王太倉宗伯于東阿於家召葉福清於南部李溫陵以現任晉大宗伯同入閣時王不出葉召未至于抵京見朝三日而歿惟李卽赴閣辦事先是推舉時言路攻李者矢如蝟毛不謂上違衆用之一旦與朱兩人共事衆益忿懼詆之愈厲未幾葉至李杜門乞身朱亦卒於位李當首揆攻者矢石復集李遂決計不出而葉獨相矣

議者尙恐上眷李未衰逐之轉急李遂移居演象所之真武廟悉遣家累以示必去自戊申至壬子旅居五年而始得請物情既不附大權又不關寒暑閉門更無一人窺其庭卽其衡文所首舉已在詞林登坊局者更對衆訕詈之以明大義減親李性素褊至是却恬然不以爲異有一同邑晉江士人從邑令行取爲工部郎管廠平日荷李提挈不淺適當酷暑真武廟地湫隘李乞其廠中餘材搭一席篷遮日畢事出門偶遇舊友見之惶駭無人色哀祈其秘弗言則一時人心趨向可知矣古來宰相受侮者亦多未有名列首揆身居敗屋幾滿再

考淪落無聊至此者亦史冊所未睹也工部郎後改臺
員出視淮甌以簠簋落職遣戍○晉江公居破廟五年
乞歸之疏幾七十上每篇有一議論初不重複且詞理
燦然明白真是文家老手惜當時草草閱過不曾錄得
視之亦可以悉文章之變態才士之用心

東西王李

宣德初年三楊相公同在閣士奇爲泰和人號西楊榮
爲建安人號東楊溥爲石首人號南楊未幾二王同官
詞林對掌制誥並至尚書英爲江西金谿人號西王直
爲江西泰和人號東王蓋從居第得名不過都人所指

稱耳至今上乙酉二王同日大拜錫爵爲南直太倉人
號東王家屏爲山西山陰人號西王又以地言也無論
俗稱卽上宮中對大璫女侍亦以呼二公可謂過矣又
穆宗潛邸正妃李氏直隸冀州人先崩隆慶間進封尊
號卽孝懿皇后也其家東城人稱之爲東李今上生母
慈聖皇太后山西翼城人也以皇貴妃進加尊號太后
故從東李入內兩家脩好甚至都人目之爲西李云

太倉相公

今上輔相中以予所知持身之潔嫉惡之嚴無如王太
倉相公甲申歲從禪制中起家入相未行有席平人連

三元者辛未進士曾爲吳之常熟令作文賀之謂太倉爲元聖封公愛荆爲啟聖王大怒卽欲露章劾之爲弇州公力勸而止甫至京而有蒙陰人淮安府同知公一揚者故己未進士從郎署屢蹶至此具疏建白而以私書相干且行請乞憐王并其書上之同知坐斥去一時百辟凜然謂庶幾楊綰杜黃裳之風旣因壽宮事劾三少卿漸與諸建言者不諧至戊子而乃子辰玉發解高饒事起議者紛紛蓋長洲一少宰與吾鄉官詹主試者爭進用構成其事以逐官詹辰玉才實高覆試仍冠其曹而官詹尙在位於是言者曹起并總憲之右官詹者

亦被惡聲矣然太倉與官詹寔不厚頗有知其狀者惟

其時吏垣都諫缺其資俸當屬澤州張元冲

養蒙

而浙

中一給事卽其次人望大不及張然爲太倉甲戌分考

首錄士詭得之張補工科都次年又出爲河南參政張

亦太倉丁丑庶常教習門生又吳門大主考門生因謂

太倉厚其所私而故抑之且逐之恨遂不可解并遷怒

首揆吳門矣張負物望爲西北諸君子領袖尋從參政

擢同卿以至僉院副院司農主持議論者十餘年卽富

平新建賀首相仇亦從司農公起見其禍蔓延至今益

葛藤無了日云○太倉公發公一楊賄固云嫉惡竊以

爲太過後來效顰發覺者接踵漸不復出正人益覺太倉多此一事今刻文肅公集不載此疏且志狀中亦不書此舉想太倉存日已削其藁矣

親書奏章

世宗御札至閣最夥及在西苑則在直大臣日承手詔無慮數十而諸臣回奏亦皆親書如嘉靖辛丑夏言以左削復官其謝疏中有洗改字面爲上所詰責是矣然特撰元侍奉諸大老爲然而外臣則不爾惟胡宗憲在浙江每疏必手書前後如一最後得罪坐死上猶稱述此事遂得釋還則亦曲謹之效也近年故相王錫爵密

揭亦其幼孫所寫故竊啟者不敢私易得以初稿達御前不然禍不知所終矣

王文肅密揭之發

丁未年婁江公密揭俱云出自淮上抄傳卽李修吾最後書揭中亦自認身所傳布矣近見陳眉公又云此事極寬是乃王吏部岡伯賂文肅幹僕盜鑰私錄之且添改其詞以激言路之怒如重處姜士昌等語以寄南中段黃門諸公實不由李中丞也初岡伯不謂言路遂聚攻文肅意頗慙沮乃委罪於李中丞其時爲中丞者旣無怯篋始謀卽宜直辨其誣乃冒居發奸首功取悅時

賢以爲擁戴八閭之地是兩公者均非君子之道矣○

問伯爲文肅通家子朝夕過從本無毫髮仇隙特以己丑館選不得預以此切齒終身恨之然是科入選者止二十二人其時王字泰

肯堂

爲文肅至契已居館元而

董思白

其昌

名益一世自不得見遺唐完初

效純

爲荆

川先生冢孫乃父凝菴太常又次輔新安第一高足用全力圖必得則江南四府已用三人萬不能再加矣時松江陸伯達亦有聲乃父宗伯平泉飛書力止之叮嚀甚苦伯達遂不赴考時服其恬問伯才名家世不下唐王二公遂憤憤不能解每遇文肅大小舉動必密偵以

播四方面文肅終不悟以至於沒發揭事余會記之近
乃知出於王吏部然婁相之傾心淮撫與淮撫之欵畱
婁僕皆寔事也

元旦詩

申文定相公與王百穀同里同庚爲史官時卽與相善
及罷相歸每元旦必作一七言律詩以示王王卽和而
答之旋以兩詩並粘壁間直至歲除不撤次年元旦申
再有詩及又和而揭之齋屏舊者始除去蓋自辛卯文
定返里壬辰至壬子凡二十一年歲歲皆然是年百穀
下世再閱歲甲寅而文定亦捐賓客矣想修文地下其

遇新歲唱和必如生前不少衰而粘屏與否則不可問
矣。分宜在首揆時山人吳擴者作一詩其題云元旦
懷介溪閣老亦揭之齋中有友戲之曰君以新年第一
日懷當朝第一官若循級而下懷至我輩卽除夕未能
見及也似亦相似

五七九傳

近有作五七九傳者蓋皆指今上首揆江陵吳縣太倉
三相公用事奴也七爲游七名守禮署號曰楚濱當江
陵相公柄國時頗能作威福亦曾入貲爲幕職至冠進
賢與士大夫往來宴會其後與徐爵同論斬爵死已久

聞七尙至今在獄當其盛時無恥者自屈節交之耳江陵馭下最嚴聞七娶妾與兩黃門李姓者姻連大怒笞之幾死二李皆見逐矣吳縣在事其焰已不及江陵之百一所謂九者本姓宋名徐賓從吳縣初姓也署號雙山主人先自馴謹畏禍其後亦能守法第頻與邊將往還通路遺如李寧遠父子皆爾汝交亦有一二縉紳畱之座隅者維援納京衛經歷因覃恩得封其父母以此物論歸咎主人此則吳縣懵懂之過但徐文貞當國時其僕徐實輩已冒功爲錦衣百戶矣九死未久其子已酷貧五則名王佐署號念堂婁江當國最晚最不久門

庭素肅無敢以幣交者惟五與弇州僕陶正者爲密友
因染其骨董之癖頗收書畫銅窰之屬邸中游棍時趨
之又曾買都下名妓馮姓者爲妾頗干婁江家法其妓
亦遂逐矣五比九尤爲小心見士大夫扶服謹避今臚
列成三并前二人無色矣此傳出京省一詞林大僚筆
其時正負相望以小嫌失歡於吳縣不薦之入閣及辛
卯冬被白簡擬旨又不固畱之以此描寫宋九以寔主
人之墨而五七則干連犯人也

閣臣致政迴異

宰相進退係國家大體其自處與主上處之皆有禮先

朝無論矣今上御極後如高新鄭張新建之逐出自內
旨不必言初則呂桂林四疏而退申吳門爲上所眷重
至十一疏亦允後則王太倉尤受寵注亦入疏卽見俞
至許新安王山陰稍拂聖意許以三疏王以五疏俱得
請矣至趙蘭谿卧邸則時歷三年疏凡八十餘上而卒
於位說者以爲子弟輩貪戀權位制其乃父致然沈四
明告歸僅匝歲而辭疏亦至八十說者又謂欲挈歸德
同行故久不去位是時相體已掃地矣又至李晉江則
在閣不兩月而居真武廟凡六年謝事之章百餘始放
歸直如囚之長繫獸之在檻而已尙可曰相體曰主恩

哉

元老堂名相同

宋朱紫陽號晦庵而本朝劉文靜亦號晦庵然古今不相及或云朱所署爲晦與劉本不同也若宋宰相吳育號容齋而南渡洪學士邁亦稱容齋洪素博洽何以卽襲前輩別號耶世宗朝夏文愍治白鷗園有堂名賜閒卽以名其刻本詩集今尙行世而近日吳門申瑤泉相公謝事歸亦構別業名賜閒堂刻圖記署詩文俱用之同爲首揆相去不數十年何以雷同至此想或偶不記憶耳

古道

古人交以先投契爲主不論後來貴賤如魏野之於王旦邵雍之於文彥博司馬光尙矣輓近漸失此意而尙有存者如松江之陸平泉宗伯與徐華亭科第相去二十年徐已位大宗伯陸尙史官講敵禮此詞林前後輩之最不拘套者又如今上丙戌年王太倉在揆地時海鹽舉人王文祿者以公車至太倉坐之上席文祿亦不遜踞客位如平日此故友窮達之不拘套者至如先同年而晚途顯晦頓異者又曾同席硯而後出門牆者則體統迴不假借王弇州爲藩臬時江陵當國其同年也

通書不書銜不稱晚竟究易之先外大父爲山東憲使授書於同年太倉相公則書銜而下仍年簪弟亦不以爲忤今則蠅頭細書青面手板無有敢及年字者矣惟京卿尙有之侍郎則稱年晚生尙書則僅年侍教生近年申吳縣七旬蕭岳峰大司馬其同年也時申久居林蕭已晉三孤尙於祝文稱侍教他可知矣然則趙司馬鑑稱年晚生於首揆費鉛山致有神童之謂今何足異也至座主門生等威更峻不論生平交誼概執弟子禮如顧涇陽吏部之于孫柏潭少宰雖認師弟於公會而宴見則稍通融聞二公俱有後言二公真人品真交情

尙不免俗何論其他蓋古道之望於世法久矣。王文祿亦博洽士也丙戌入京都年已望八是科正太倉主考榜後搜取其落卷閱之首篇題爲君子名之必可言末句無所苟而已王之結語二小比相對云由哉苟也苟哉由也太倉每舉示人以爲笑柄

不願拜相

今上登極起陸平泉宗伯於家陸於江陵公爲前輩素所敬服將援之入閣與同事且示意使附己陸佯爲不覺竟托疾乞歸江陵愠其異己亦不堅留比歸遂不復出天下高之然而已有先之者李文敏蒲汀

廷相

在武

宗時以史官在講筵儀表豐偉音吐洪亮上顧而屬目
遂擬相之時錢寧江彬輩卽致賀且市德李惶懼力辭
不得以權譎托他璫詭詞致懇始免當時尤之者曰功
名到手爲真奈何作態迨後門人張羅峰翟石門嚴介
溪又門人之門人夏貫溪相繼爲元宰而李終不得李
不悔也李在世宗朝以正任戶部尙書帶兼翰林學士
爲本朝僅見及考滿以正二品加太子賓客僅得三品
亦故事所未有前此景帝朝侍郎俞山俞綱等俱加東
宮三少則又三品上兼二品與此正相反皆異典也陸
公以林下進加太子少保尤爲聖朝優老盛事二公俱

以完名老林下勝於黃扉忍詬多矣。○正德中呂涇野
傳以劉瑾同鄉驟遷亞卿亦欲引之入閣呂遂不與往
來幾爲所中瑾敗而免。○今上之十年潘新昌爲馮保
受業舊師在里中用故相薦以宗伯起武英殿大學士
中道策免其辱更甚昔嚴挺之寧不爲相必不見牛仙
客卓哉

宗伯大拜

今上壬申卽位首簡禮部尙書呂文簡調陽爲次揆初
元之後惟戊寅馬文莊自強再以宗伯入甫半歲而卒
至壬午張江陵薦潘新昌晟以舊禮卿入武英殿未任

論罷自後大拜者俱以侍郎得之直至辛丑九月沈歸
德朱山陰俱以故宗伯起田間入東閣自呂文簡以來
恰三十年矣說者遂以春卿爲鈍物又壬辰之後羅康
洲萬化范含虛謙余雲衢繼登三公相繼歿於位辛丑
八月馮琢菴琦以久次得之然甚不樂不旬月而沈朱
大拜馮久負相望且以現任南宮不能得自謂必絕望
矣愈以怏怏甫任歲餘亦病終於邸第年僅四十有五
云

太宰推內閣

傳奉陞官本非治朝佳事至於傳陞大僚尤爲非體先

朝正德間不必言卽成宏兩朝號稱盛世亦不免此如

倪文僖謙之爲南大宗伯王端毅恕之以尙書撫南直

隸屠襄惠滿之得太宰徐官保瓊之得宗伯皆是也至

於輔臣以中旨入閣雖先朝皆有之惟世宗朝爲多而

臣下不敢議今上辛卯申吳縣謝事中旨用趙蘭谿張

新建二公入閣實申所揭薦也時陸莊簡新入領銓特

疏諍之謂斜封墨勅乃季世亂政況輔弼近臣無夜半

傳出之例漸不可長其詞甚峻上優容答之比有旨再

推閣臣則銓臣爲政陸於會推疏中列堪任者數人以

己名居首俱人望也疏久不下上忽批云卿向有疏欲

復會推舊制今果卿居首足見請推之意陸惶恐謝不敢遂閉門請罷給事中喬盾承風旨劾之見逐矣陸初治邑有聲當宗人陸炳盜柄欲引居言路苦乞刑曹郎又欲引爲吏部郎告改南禮部以出炳敗始進用後與江陵石交比其柄政又借端見忤而行自此名重一世迨晚節熱中揆地遂爲聖主所誚真所謂日暮途遠也

宰相朝房體制

宋世宰相居政事堂受百寮參謁俱踞坐不爲禮唯兩制侍從以上始稍加延接耳本朝既不設宰相亦無政事堂凡爲閣臣者但以朝房爲通謁之所然署名翰林

院初非曹省公署也向來庶僚見朝房者有所請質大

半多立談至吾鄉陸莊簡

光祖

爲卿寺時江陵公當國

氣蓋羣公與客立談不數言卽遣行陸至揖罷便進曰
今日有公事當詳議須一席侍坐方可盡其愚不然且
告退從此不復敢望清光張惴其氣始命坐接對自此
循以爲例卽庶僚亦得間坐矣江陵驕倨獨此一事號
爲能折節陸與深交故敢直言不致逢其怒耳陸先爲
選郎見都察院三堂長揖不跪彼此爭禮不勝而屈後
爲少宰勒撫上達道至遭呵罵唯此一番得勝耳○

舊翰林編檢俱避太宰自嘉靖萬鐸秉銓史官始與平

交若古士之抗少宰則不知始於何時

家宰避位

自來六卿皆避內閣惟太宰則否自分宜勢張家宰亦引避遂爲故事陸平湖始改正之然預囑與夫宛轉迂遁不使與內閣相值以故終其任閣部無爭禮之嫌後來孫富平但循陸故事不能授意於昇卒卒遇張新建下輿欲揖張擁肩蔽面不顧而去遂成仇隙蓋兩家構兵自有大局然此亦其切齒之一端也富平再出時福清獨相故號聲氣意其前輩重望或未必相下富平監前事獨引避恐後福清大喜過望一切批答相應如壘

熊久之孫威福旣成羽翼更衆政府反仰其鼻息會富
平考滿加一品福恃有所珍玉帶欲遺之慮其見卻使
其客胡給事忻先道意孫徐曰此亦後生輩好事吾何
忍辭葉方敢以爲獻蓋勢之所歸卽大賢獨相亦且聽
之矣。按江陵在事時冢宰不過一主書吏而已及吳
門則通商權相可否其權大半尙在閣至陸平湖秉銓
雖從政府取位而自持太阿王山陰亦委心聽之故閣
部號相歡王太倉自家來居首揆時孫餘姚已先位太
宰爲諸君子所脅持屢與太倉抗因而有癸巳京察重
處功郎之事此後則孫富平與新建各結強援相攻若

胡越而閤部成兩訟場矣李延津與沈四明稍洽而上
饒楊少宰繼之亦受諸名流控制與沈途徑各分而體
局猶未盡裂朱山陰病強半邸第不能干銓政銓地亦
不忍忘之至福清獨相起富平於家雖從人望亦以先
輩同志冀得左右如意比至則擁戴諸公在朝在野各
自居功以取償秦中在言路者又不能以道相夾助於
是黜陟大柄閤中不復能干預而冢臣一嘖笑間揆地
之毀譽去畱係之間福清亦甚悔恨無奈彼六副已完
又無金翅鳥啖神龍力反事事頤指閤中視江陵時真
手足易位矣○辛亥內計詞臣之削謫皆掌院王耀州

一人爲政福清毫不得主此本衙門事而貌首揆若贅
痛福清所以亦不樂

閣部重輕

六曹文武二柄政爲極重其輕則始於嘉靖初張永嘉
之未相也先攝西臺篆刑辱大臣以張角距比得柄得
君箝制天下方桂其同志也王瓊其起枯骨而肉之者
也汪鉉被其卵翼而奴事之者也四人者先後在銓地
十餘年與永嘉相終始張去而夏貴溪爲政其寵信不
及張而氣燄與橫肆過之旋進旋奪與部臣互有低昂
比夏誅而嚴分宜在事凡秉國十九年以吏兵二曹爲

外府稍不當意或誅或斥二曹事之如櫟吏之對官長
主奉行文書而已嚴之見逐徐文貞爲政無專擅之名
而能籠絡鈎致得其歡心秉東西銓者在其術中不覺
也先帝獨任高新鄭以首揆領統均乃古今一大變革
且其才足自辦視他卿佐蔑如也迨今上冲年張江陵
以受遺當阿衡之任官府一體百辟從風相權之重本
朝罕儼部臣拱手受成比於威君嚴父又有加焉張殛
而事體大變申吳門以柔道御天下時楊海豐用耆舊
秉銓和平凝重政府安之者十年楊去而宋商王代之
欲大有振作而不及待吳門亦解相印矣陸平湖故與

揆地相卯時王太倉繼當國卧籍未至尤陸心膂石交
而暫攝政府者爲王山陰與陸傾蓋相善銓政幾還舊
觀甫期而二公俱去國矣太倉還朝孫陳二公相繼爲
吏部同爲浙人又同邑也修平湖故事稍稍見忤端蓋
王非撓部者而不能不惜閣體之日見輕孫陳非侵閣
者而不能不恨部權之未盡復其黠而喜事者復從旁
挑之遂有異同之說然王亦自此急引退矣趙蘭谿名
曰首相以庸碌見輕張新建代庖遂與太宰孫富平植
黨相攻先後並去禍變蔓延至今未已此後則沈四明
繼之在吏部者前爲李延津今爲楊上饒以少宰署事

最久去年一已一祭閣部意見概可知矣

大老居鄉之體

庚寅年吳縣申相公正當國時江南大饑上命給事中楊東明銜專勅出賑駐節吳中每過申門輒屏騶從步行蓋申乃楊丁丑大座師也時謂其禮太恭至壬辰申已謝相卽歸里時吳江知縣黃似華以才新調至亦申門人之門人入郡城訪申則呵殿至門彩服踞上坐申相辭以疾不而時謂其禮太倨二公皆蜀人也然申與其地方官往還修郡民禮甚謹吾鄉如沈繼山則不然生平絕不與守令交其必欲求晤者則野服相對頃丁

酉年以右都御史告歸嘉禾兵使劉庚其同年也首來
相訪輒葛巾芒履以出自云引疾不出門送至中庭而
止又不報謁劉大怒詬罵欲起大獄羅織之以物論不
可始息余訝其過亢私問之曰陸莊簡太宰生平骭體
然銓罷還家親見其肩輿抵縣門何不稍效其折節乎
沈曰陸余石交也晚年殖產太厚諸子無能繼述者不
免爲後人屈余無田無子何所顧恤則姑行吾意可也

兩殿兩房中書

文華殿本主上與東宮講讀之所視唐之延英宋之集
賢其地最爲親切非如武英殿爲襍流窟穴以故自永

樂以後輔臣拜大學士者卽華蓋謹身在正殿之後皆
繫銜其間而文華以偏殿獨缺則地望邃密故也其中
書房入直者稱天子近臣從事翰墨如閣臣王文通一
寧以永樂甲榜翰林修撰供事文華殿宣德年間沈度
已正拜翰林學士沈粲已官右春坊右庶子尙結銜文
華殿書辦李應楨自乙科入官太僕少卿其稱亦然至
正德嘉靖間則兩房事寄已踞文華上矣乃周惠疇以
儒士入官至工部尙書談相亦以儒士入官至工部左
侍郎俱稱文華殿書辦自若也然自正德以後科目正
途無一人肯屑就者此官益以日輕自近年來鬻爵事

興文華武英兩殿中書舍人俱許入貲直拜不復考校
藝能人竟以異流目之且俱虛糜公廩不從事於濡染
卽一殿之中已自分爲兩途不相往還而東西二殿亦
不復低昂矣至制勅誥勅兩房今爲閣臣掾屬僅比唐
宋宰相主書堂後之役然永樂相設內閣本理制誥其
後漸以中書入直猶唐宋兩制之意宣德間始專設西
房處之而閣臣身居於東因有兩房之稱非專屬中書
官也其後制勅誥勅又分而兩房遂屬之中書稱閣臣
屬吏然其銜自云文淵閣書辦或云內閣書辦專隨輔
臣出入一切條旨答揭俱得預聞揆地亦間寄以耳目

其選本不輕且得拜翰林典籍侍書及司經局正字等官與玉堂稱寮案而修實錄修書史俱得効勞充謄寫催纂收藏之役以至東官出閣亦供事講筵他日龍飛並沾恩典或得蔭子俱非文華諸人所敢望又何論武英諸君自此遂諱稱書辦改署其銜爲辦事於是兩房諸寮間有甲科名士亦居之如徐學謨以吏部主事入供事吳國綸則出拜吏科給事中嚴杰出爲御史歸有光則入爲太僕寺丞供事至於乙科非高才大力不得入其不願久畱者俱以郎署出爲藩臬大吏矣其以監生儒士選者亦得積資帶銜卿寺部堂以上尊官矣穆

宗朝高新鄭始建議兩房不得拜卿貳兩殿不得過四五品上允之命著爲令然未久已盡踰越而兩房又日以加貴卽兩殿有朶頤登瀛至傾橐罄家求改入而不得者矣以今日兩中書相視幾有雲泥涇渭之別然成化以前惟武英稍爲猥襍而文華之與兩房似亦不甚軒輊也○太常少卿程洛者卽宣德間中書程南雲之子先以尙寶司丞在內閣司誥勅成化乙酉年取人文華殿東耳房書辦以至今官則中書官舊例可知矣南雲官太常卿至充廷試讀卷官

書辦

書辦爲筦文書者通稱以故秘殿內閣凡帶銜中書科俱以入銜本不足諱如輔臣大拜奉旨則曰入閣辦事甲科各衙門觀政期滿未授官者曰某部辦事進士葢俱以政務所自出也若兩殿各有待直房內閣又有制誥兩房所司不過筆札今兩房久次者忽自尊其銜曰掌房事其次則曰辦事至効勞者亦稱供事以自別於書辦兩殿官亦因而效顰焉而書辦之名遂專屬於大小曹署之掌案胥吏矣今胥吏書辦之權已超本官之上而吏禮兵三部之權又超諸書辦之上恐帶銜中書官無此炙手也

仁智等殿官

仁智殿者故元時在內苑萬歲山之半爲游幸之所今不復存本朝武英殿後別有仁智殿爲中官受朝賀及列帝列后大行發喪之所武英殿之東北爲思善門卽百官及命婦入臨處凡襍流以技藝進者俱隸仁智殿自在文華殿武英殿之外曾見呂紀翎毛極工迴出生平濡染之上下題仁智殿辦事錦衣衛試百戶王某葢其時百藝所萃與工匠爲伍卽今武英殿諸人之前輩凡內府各監局寺觀俱有之抄寫小說雜書最爲猥賤成化間如周惠瞻後官至尙書其初乃以大慈恩寺書

辦入銜然此後遂自列於武英殿不復稱仁智矣若文武兩殿本自有別文華爲司禮監提調與提督本殿大璫相見但用師生禮武英殿中書官先朝本不曾設其在今日則屬御用監管轄一應本監刊刻書篆并屏幃櫺角以及鞭扇陳設繪畫之事悉以委之其見大璫禮頗峻成化初元太監傅恭傳旨陞技術士文思院副使李景華等爲中書舍人御用監書辦自是負販厮養傳奉不絕幾不可■清近之班景華後陞至通政司傳旨尙稱御用監辦事益其時卽武英殿亦未許入銜也而文華之體則尙在蓋自宣德間置中書舍人數員供事

文華門東廊備上宣喚寫門聯年帖之屬署銜曰文華門耳房書辦本係翰墨親近至成化間亦各以傳旨進秩地望漸輕遂對稱爲兩殿官其間供事者皆以莚進或獻詩詞於大璫者亦得之於是科目清流無肯預列憲宗朝刑部主事郭宗以太監覃昌傳陞尙寶少卿直文華殿宗起進士工刻印章爲中人所引遂與市井小人趨走無別愧恨成疾以死正德初逆瑾用事時有工部主事徐子熙者亦起家進士挾冊與雜流並試得陞光祿少卿供事於文華殿之中書房士林賤之不齒之縉紳焉此後則貲郎白身輩充牣其中雖自命清流忽

里外集 卷之三
視武英不屑與稱僚案而時論不謂然然自成宏後中
書傳奉之弊一清凡八十餘年而兩殿加納之例又開
矣

異途中書初授

兩殿官雖分而考授例則無異其以監生入者歷三年
卽拜中書舍人若九年卽陞帶銜部寺矣其以儒士起
家者僅得鴻臚序班九年滿始得從八品又九年始拜
中書舍人其途紆迴如此此後歷俸加陞則郎署卿寺
便無分別若邇年納級則又不然矣○猶憶往時松江
潘雲龍以監生考授武英殿試中書樂清趙士楨以欽

召入文華殿然以儒士在直二十年尙爲鴻臚主簿休
寧黃正賓亦以儒士入武英止鴻臚司賓署丞此三人
皆他途中知名者時納官例未開也

野獲編卷九終

野獲編

卷九

壽

扶荔山房